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熙朝新語 第四卷

康熙三十九年十月，皇太后六秩聖壽，上恭進佛三尊、御制萬壽無疆賦圍屏一架、御制萬壽如意太平花一枝、御制龜鶴遐齡花一對、珊瑚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、自鳴鐘一架、壽山石群仙拱壽一堂、千秋洋鏡一架、百花洋鏡一架、東珠珊瑚金珀御風石等念珠一九、皮裘一九、羽緞一九、哆囉呢一九、嘩噠緞一九、沉香一九、白檀一九、降香一九、雲香一九、通天犀珍珠漢玉瑪瑙雕漆官窠等古玩九九、宋元明書冊卷九九、攢香九九、大號手帖九九、小號手帖九九、金九九、銀九九、緞九九、連鞍馬六疋，並令膳房粒米一萬粒作萬國玉粒飯及肴饌等物進獻。四十九年，皇太后七旬大慶，先期諭禮部：「蟒式舞者，乃滿洲筵宴大禮，至隆重歡慶之盛典。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，今朕欲親舞稱觴。」王午進宴，上近前起舞進爵。聖天子大孝尊親，誠曠古未有也。

聖祖諭大學士等曰：「書冊所載，有不可盡信者。如風不鳴條，雨不破塊。風不鳴條，何以散天地抑鬱之氣，鼓蕩萬物？雨不破塊，何以播種？又云囊螢讀書，朕曾取百枚，盛以大囊照書，字畫竟不能辨。此書之不可盡信者。亦有似乎荒謬而竟實有其事者。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，冬夏不消。今年鄂羅斯來朝雲，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，名為冰海，堅冰凝結，人不能至。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。又從前有書吏三人，遍傳西邊異獸形圖，部議重罪具奏，朕從寬免死，令其往覓是獸。後將軍祁裡德等來自軍前，奏雲，果有是獸，目在乳傍，口在臍傍，巡哨侍衛等曾親見之。蒙古名其獸曰鄂布。又有飛者名曰積布，蒙古名惡人為鄂布泰積布泰，是即《山海經》所謂刑天無首，以乳為目，以臍為口也。故將發遣書吏放還。又《神異經》云：北方層冰之下有大鼠，肉重千斤，名為鼯鼠，穿地而行，見日月光即死。今鄂羅斯近海北地，有鼠如象，穴地以行，見風日即斃，其骨類象牙，土人以制碗碟梳篦，朕親見其器，方信為實。又古人以天市垣為中國分野，朕始疑其說，細玩天球，合以地圖，中國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度，在穀雨、立夏、小滿三節氣，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，恰與中國對照。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所據，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。」

康熙五十四年，諭大學士等曰：「朕常立小旗占風，並令直省，凡起風下雨之時一一奏報。見有京師是日西北風，而山東是日東南風者，古人云隔裡不同風，此言最確。又嘗考驗雷聲，不出百里之外，《易》云震驚百里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。至於炮聲竟可聞於二三百里，從前盧溝橋演炮，天津皆聞之，此其驗也。書中雲北方苦寒之地，冰結十丈，春夏不消。

今果有其地。又《淵鑿類函》有雲，鼯鼠有重至萬斤者。今亦有之，其身如象，牙亦似象牙，但稍黃耳。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。又地理上應天文，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，彼地四面有江，土人呼崑崙為枯隴。推算天象，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，四十五度之南，水皆向南而東流，四十五度之北，俱向北流。此皆天文地理之相合者也。」聖學淵深，非管窺蠡測者所能擬議矣。

杭州柴南屏謙作中書時，恭和聖祖御制《冬至詩》有「雪花欲共梅花落，春意還同臘意舒」之句。上嘉賞，謂有翰苑才，尋升御史。

杜雲川送友之官天長，僕馬已戒，口占一絕贈行云：招尋有約竟何嘗，判袂匆匆語未遑。半晌花前嫌日短，至第四句屬思未就，少頃，疾書曰：一帆江上到天長。真巧對也。

明季，士大夫爭立門戶，互相傾軋，不特賢奸如水火之不相入，即賢與賢、奸與奸，又復斷斷不已。本朝定鼎後，屢奉諭旨，痛改明季陋習，此風漸息。郭瑞瑯為御史，參明珠、餘國柱等，可謂不避權貴，錚錚有聲者矣。然如靳文襄公輔治河，功業昭然，言官多有指摘，郭亦不免訾議。康熙二十七年，聖祖諭大學士曰：「近來議論靳輔者甚多，靳輔為總河有年，挑河築堤，漕運並未遲誤，謂之毫無效力不可。但屯田下河之事，亦難逃罪，即欲置之重典，亦須留七八年。朕曾閱《河防一覽》，於治河洞悉，凡事皆慮永久」等諭。於是浮議始息。

仰見聖明在上，乾濟之臣得以保全祿位，長享榮名，不可謂非厚幸也。

靳文襄公過邯鄲呂祖祠，見壁有題詩云：「富貴榮華五十秋，縱然一夢也風流。而今落拓邯鄲道，要與先生借枕頭。」

墨跡未乾。蹤跡其人，乃秀水陳天裔也。一見遂為知己。天裔名潢，明鉤戈之法，復精奇門步算，凡河防得失變態，並有先見。一時治河諸員，以師事之。康熙二十三年五月，上南巡，問靳曰：「爾必有通今博古之人輔爾。」靳以陳潢對，即蒙召見，特賜參議銜。以幕友邀恩，遽膺四品冠服，可謂奇人有奇遇也。

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善醫，嘗採藥入山迷徑，失足墮溪中，以手摸石，有涎蠕蠕而動，負姚而上。意是巨蛇，回視兩目如燈，照見須角，委姚地上，騰空而去。始知為龍也。兩手觸涎處，香數月不散。以手撮藥，病輒愈。愈後不受人謝，由是皆呼之為摸龍阿太。及其孫貴，人謂陰德之報。

康熙戊辰辰元秀水沈原衡廷文，年二十時，父仲霖於大兵入粵時被執監禁。廷文哭訴軍府，得釋，年已七十矣。及廷文官修撰，為介壽徵詩，同里陶越作《引言》，有「孝子身經百險，幸觀止於鯨波鱷沫之餘。孤臣跡越千鄉，正徬徨於電閃沙驚之候」之句，都下盛傳。

聖祖南巡，山東巡撫王國昌進海物並生鹿。侍衛傳旨，不用海物，又不食特殺，將鹿發還。蔣陳錫《恭紀詩》云：「鹿脯何曾減鳳麟，須知特殺不沾唇。諸花作膳逾珍饈，翹首天廚近玉宸。」聖祖駐蹕德州，有不用煙酒之諭。蔣陳錫《恭紀詩》云：「碧碗冰漿筵灑開，肆筵先已戒深杯。瑤池宴罷雲屏敞，不許人間煙火來。」

康熙四十八年，上諭大學士等曰：「明季事跡卿等所知，往往紙上陳言。萬曆以後所用內監，曾有在御前服役者，故朕知之獨詳。明朝費用甚奢，興作亦廣，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，供應銀數百萬兩，至世祖皇帝登極，始悉除之。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，一切工作俱派民間。宮女九千人，內監至下萬人，飯食不能遍及，日有餓死者。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。明季宮中用馬口柴、紅螺炭以數千萬斤計，俱取諸昌平等州縣，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。」馬口柴約長三四尺，淨白無點黑，兩端刻兩口，故謂之馬口柴。

李西池華國，康熙初武探花，及第後即引疾歸。工山水，名於時，殆所謂將軍不好武者耶？

耿逆叛時，浙閩間土寇出沒，道路梗阻。新選閩中邑令王公擊眷之任，途遇寇掠，夫人走避相失，比曉不知夫所在，恐辱於賊，以垢塗面乞食於野。訪至西安，仍杳然，乃齧指血題《絕命詩》於襟，欲投井死，村人救而免。達之邑宰，詢悉顛末，嘉其節，款留內署為女公子師。出示訪王下落，未幾，王公適來投刺見宰，延入詳詢歷難狀，獨不以夫人告，而使夫人親治饌以進。酒半，王泣下。宰故詢之，曰：「此味絕類亡荊所治，且斷蔥亦以寸為度，見之不覺感觸耳。」宰佯為歎息，既而請以妹娶之，王不允，強而後可。乃別設館舍，治奩具，而以王夫人婦之，屬僕婢輩勿泄。王猶不樂，交拜人，掩面泣，目不一及，夫人固知之，至是則悲喜交集，不及待即泣而語曰：「王郎猶念及糟糠乎？」王視之，乃妻也。相抱而哭，各述流離狀，知宰之盛德，而詭詞以合之也。時王公文憑已失，宰為詳咨補給，得之官，自是兩家誼同至戚，使問不絕。宰尋以行取，擢御史，人謂盛德之報。

錢唐朱阜亭雍模，年九十六猶工畫山水。秀水王聲偉侃，年九十餘猶能畫大幀雲龍。皆熙朝人瑞也。

康熙二十二年十月，陸清獻公隴其述雲間王慶孫之言：崇明有吳老人，年九十有九，婦九十有七，老人生四子。壯年家貧，鬻

子以自給，四子盡為富家奴。及四子長，咸能自立，各自贖身娶婦，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。卜居於縣治之西，列肆五間，伯開花米店，仲開布莊，叔開醃臘鋪，季開南北雜貨鋪，中一間為出人之所。四子奉養父母，曲盡孝道，始擬膳，每月輪一家，週而復始。其媳曰：「翁姑老矣，若一月一輪，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，太疏。」復擬每日一家，週而復始。媳又曰：「翁姑老矣，若一日一輪，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，亦疏。」乃以一餐為率，加早餐伯，則午餐仲，晚餐叔，明日早餐季，週而復始。逢五及十，則四子共設於中堂，父母南向坐，東則四子及諸孫輩，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，分昭穆坐定，以次稱觴獻壽，率以為常。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，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，每串五十文，老人每食畢，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，往市中作童子嬉。櫥中錢缺，其子潛補之，不令老人知也。老人間往所知家博，四子輒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其家，並囑伴輪於老人。老人勝，踴躍持錢歸，老人亦不知也。率以為常，數十年無異，老人夫婦至今無恙。長子年七十有七；餘子皆班白，孫曾二十餘人。崇明劉總鎮兆表其門曰：百齡夫婦齊眉，五世兒孫繞膝。洵不誣也。清獻公為作《崇明老人說》。

吳楞香苑，康熙壬戌進士，由編修曆官祭酒。故事，凡國子生初謁者，有贄見禮，歲滿咨部者，有咨部費，俱禁之。時稱賢祭酒。

上元胡狀元任輿，康熙辛酉解元，嘗夢登高山，手摘香櫟二顆，神贈以詩，有「手弄雙九天下小」之句。甲戌大魁，會試題乃「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太山而小天下也。」

任宗伯蘭枝未遇時，偶經田野間，見一人口銜一刀，手執兩刀，赳赳不進，尋繞越而過。遙望半里許，入喪者之家。訝之以告人，知者以為煞神，卜其必貴，後果然。

徐太史用錫未遇時，偶如廁，見大肉塊，遍身有眼，知為太歲。因記書載，鞭太歲者轉禍為福，遂擊之。每擊一眼，則遍身眼愈加閃爍。是歲領薦連捷。己丑進士，官至侍講。

長洲文與也點，衡山裔孫。明季棄舉子業，依墓田以居。

肆力於詩古文辭，兼善書畫，嘗舍於城中僧寺，賣書畫自給。

人或以多金迫促之，則不可得也。巡撫湯文正公屏驕從，入寺訪治吳之要。所論皆彩行，而未嘗有私瀆，湯公益重之。後族人引見者，聖祖問曰：「文點是你何人？」則知點之名早達九重矣。

任待庵辰旦，康熙丁未進士，官上海縣令。有布客魏丙買布市中，失囊金三百兩，訟於官。待庵素善讞，至是獄不能定，乃禱於城隍廟。夢有人右手抱細女，左手挈衣與之，及接視則裙襴也。寤而思之曰：「夫賜衣而得裙襴，則非衣也，豈有裴姓其人耶？」以問捕，捕曰：「似也。閭左有裴愛者，素無賴，不事家人產，其人僦居旅舍傍，與布客居相近。或見財起意耶？」待庵曰：「然則其抱細女者，抑可知矣。夫細女，愛女耳。」

吾聞納音之數，陽姓從左。今左非衣而右愛女，其為裴愛無可疑者。」遂收裴，拷之得實，獄具。邑中稱神明焉。

海寧張仲張英，康熙癸丑進士，出桐城張文端公之門，師生同一姓名，當時以為奇。及戊午分校北闈，文端公子廷瓚復出仲張門，更奇。

陳迦陵維崧少有文名，數奇落魄，年四十餘尚困諸生。一日過京口，有相士熟視良久，曰：「君五十後當入翰林，然不由科甲。」人皆嗤以為妄。宣城梅杓司贈詩云：朝來日者橋邊過，見說功名似馬周。」後果以薦舉鴻博授檢討。

洪昉思升問詩法於施愚山閩章。施曰：「餘師言詩如華嚴樓閣，彈指即現。又如五城十二樓，縹緲俱在天際。餘則譬作室者，瓚璧木石一一俱就，平地築起。」洪曰：「此禪宗頓漸義也。」

仁和沈開平筠、上海錢越江金甫同膺薦廷試，授檢討，又同中戊午己未鄉會試，改庶吉士，兩人翰林。儒者榮之。沈尤敦內行，嘗割股肉和藥以療父病，既而母病亦如之。其至性如此，不僅以文學傳也。

睢州徐乾妻孫氏，侍姑疾，脫簪珥求醫，不解帶，不交睫，匍匐於牀褥之間者近三旬。姑病且殆，孫氏倉皇吁禱不應，不得已潛入其室，拒戶，左持刀，置右臂於機欲割之。手弱，刀屢下始斷一縷，血濡縷而已。其夫身外至見之，驚僕。孫氏投刀掖之起，戒勿出聲，然後裂帛裹創，卒為羹以進姑。既食，病良已。家人初無知者。田黃山蘭芳之女，孫氏娣也，察其異，詰之，不肯言。久而得其詳，以白父黃山。歎曰：「此可以愧天下之為人婦而漠視其舅姑者。」

錢學士金甫甚貧，敝裘羸馬，處之泰然，足不履權貴門。

時與鄉黨故人為文酒之會，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，輒恚之。後會其人不至，竟引避。其崖岸高峻如此。然能急人之憂，有師卒於官，竭奉錢為治喪。俄而鄰人不戒於火，延及師舍，亟率力士負棺出，火燎其須不顧也。又有被遣者，三日當出關。

為稱貸拮据，兩晝夜迫及其車，慟哭而返。客有暴卒於都亭外，時己亦有疾，強起至盧溝橋，經紀其喪。或陷於獄禍不測，力援之得解。其篤於師友如是。故其為詩纏綿悱惻，不失溫柔敦厚之遺。秀水朱竹垞為論而序之。

仁和凌紹雯，康熙戊辰進士，對策用清書、漢書兩體，違式，例不得與上第。讀卷官奏請上裁，置二甲之末，改庶吉士。

土魯番於順治十三年入貢。康熙十二年，國王瑪墨忒塞伊忒韓復遣其臣兀魯和增等獻馬。其表略云：「土魯番國某上言於乃聖乃仁天下治平皇帝陛下：恭惟皇上一統攸同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？惠澤群生，相同乎昔之達刺汗。法紀軍威，比隆於楷黑塞勞。聰明格物，媲美乎伊思謙達爾。皇上睿知天錫。如日升之無不照。皇上撥亂為治，如月恒之無不臨。旌旗閃爍，超越乎墨烏威爾。皇恩浩蕩，實出於度量寬仁。國祚無疆，而萬國咸寧。洪福靡際，而皇圖應運。」後稱一千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。

康熙己酉，大西洋傳而都嘉利亞國貢使瑪訥撒爾達轟入貢。

奉旨：「該國從來未通中國，凡賜賚皆如一等。」

康熙二十一年，土魯番上言：「伏以我皇上猶昔者斯堪達爾之君，一統金甌。紮穆西特之君，藻鑿五行。亦若化日普臨率土，景星光照萬靈。抑猶哈他穆之君，廣施恩惠。汝思他穆之君，勇力絕倫。譬之矛鋒之銳，龍爪之威，莫敢正向而視。」

茲者恭候聖安。切照前經遣發進烏盧火者，曾奉諭：『五年一次進貢。欽此。』所以誤此進貢者，原因臣國遭逢荒亂，今幸太平。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進貢，至於以後應進貢物，合當照密爾焦地音阿克刺單進貢舊例。但天朝建都極東，臣國地居極西，應否照舊進貢，表請裁奪。」

康熙二十一年，蒙古為請旨事：「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諸臣，誠惶誠恐謹奏者：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，軍民極其荼毒。幸我皇上不憚身心之勞，孜孜圖治，仰見天朝早臻太平，是以祭告太祖皇帝、太宗皇帝、世祖皇帝，復上皇太后徽號，渙頒恩詔，大赦天下，爰加賜賚，率土俱歡。恭上我皇帝尊號為至神大德治平天下聖皇帝，伏祈皇上俯准臣等所奏。

臣等不勝欣躍。」奉旨：「朕自御極以來，夙夜孜孜，勤求化理，期於中外乂安，生民樂業。今逆寇雖已蕩平，治化尚未乎洽。前諸王大臣等請上尊號，已經有旨。這藩王等所請，亦不必行。該部知道。」

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，至二十五年，台灣平，設郡縣。

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。其略云：外邦之九泥尺土，乃是中國飛埃。異域之勺水蹄涔，原屬天家滴露云云。貢物大珊瑚珠一串，照身大鏡二面，奇秀琥珀二

十四塊、大哆囉絨十五疋、中哆囉絨十疋、織金大絨毯四領、烏羽緞四疋、綠倭緞一疋、新機嘩噠緞八疋、中嘩噠緞十二疋、織金花緞五疋、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十九疋、文采細織布十五疋、大細布三十疋、白毛裡布三十疋、大自鳴鐘一座、大琉璃燈一圓、聚耀燭台一懸、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、丁香三十

擔、冰片三十二斤、甜肉荳蔻四甕、廂金小箱一隻、內丁香油、薔薇花油、檀香油、桂花油各一罐、葡萄酒二桶、大象牙五支、廂金鳥銃二十把、廂金馬銃二十把、精細馬銃十把、彩色皮帶二十佩、廂金馬銃中用繡彩皮帶十佩、精細馬銃中用精細小馬銃二十把、短小馬銃二十把、精細鳥銃十把、廂金佩刀十把、起花佩刀二十把、廂金雙利劍十把、雙利闊劍十把、起花金單利劍六把、照星月水鏡一執、江河照水鏡二執、雕制夾板三隻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，暹羅國進表云：「啟奏大清國皇帝陛下：伏以聖明垂統，繼天立極，無為而治。德教孚施萬國，不動而化。風雅澤及諸彝，巍巍莫則，蕩蕩難名。卑國世荷皇恩，久沾德化。微臣繼襲踐祚，身屬遐方，莫能仰瞻天顏。幸遇貢期，敢效輸款，顯遣正貢使臣坤亨述列瓦提、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子、三貢使臣坤司吝塔瓦渣，正通事坤思吝塔披彩、辨事文披述塔新禮等，梯航渡海，齎捧金葉表文、方物譯書前至廣省，差官伴送京師，朝貢進獻。代伸拜舞之誠，恪盡臣子之職。

恭祝皇圖鞏固，帝壽遐昌。伏冀俯垂鑒納，庶存懷遠之義。微臣瞻天仰聖，不勝屏營之至。」

康熙二十三年，冊封琉球。翰林院檢討汪楫，中書舍人林麟焜等疏言：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：下國僻處彈丸，常慚鄙陋，執經無路，向學有心。稽明洪武永樂年間，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，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。敕下禮部議，覆奏蒙恩准。二十七年，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，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、鄭秉均、阮維新、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，入監讀書。於正貢方物處，敬加屏風紙三千張、嫩蕉布五十疋。我朝開國以來，文德武功，遐荒普被，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。其梯山航海、重譯來庭者，指不勝屈。集隘不能備載，敬錄數則，以見聲教四訖之盛雲。

仁和吳托園任臣，學問淹通，兼精音律。嘗於市上見編鐘一枚，曰：「此大呂鍾也。」滌視款識，果然。又有人書鄒醫爻二字問之，吳曰：「鄒同許，本《說文長箋》。醫爻同也，本《秦權古文》。」聞者歎服。

上虞徐仲山咸清，明兵部尚書人龍子，母俞夫人。自以識字稍魯，發願借字。每見棄紙輒檢閱。有字則留之，並募人收買，聚而焚之，久則沉其灰於江。仲山生一歲即能識字，五歲通一經，甫束髮即有文名。嘗博取《訓纂》、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篇海》諸書，以正字形。取《切韻》、《唐韻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諸書，以正字聲。而縱考經史子集暨唐宋元諸大小篇帖，凡有係於說文者，悉搜彩以正字義，名曰《資治文字》，凡一百卷。己未召試拆卷時，上卷中斥去一卷。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，益都相國以仲山薦。上問：「有著作乎？」

曰：「有《資治文字》若干卷。」旁一學士曰：「字書，小學也。」遂置不問。諸臣各有所薦，上不允，特取嚴繩孫卷補之。

惠硯溪周揚，康熙辛未進士，由翰林改官知縣。嘗《送友出門詩》云：「飢寒逼腐儒，顛倒作奇想。」二語不言出門，而神理已到，可謂體會入微。

硯溪之子士奇，亦成進士入翰林，督學粵東。每封門後，危坐大堂，溫理《史》、《漢》等書。朗誦一過，即起繞座循環背誦，一字不遺。諸生大驚曰：「吾輩非人矣。」一淬於學，粵東人至今以為師法。

翰林最重前輩，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庶子，其初入院庶吉士，終身稱晚生不改，雖至入閣後亦然。故事，六部尚書途遇內閣亦落轎，惟塚宰則落半轎。門生師長相遇，則彼此落轎，候師長先行。故往往相避而行。

德州趙進士其星嘗月夜露坐，仰見一女子，妝飾甚都，如乘鸞鶴，一人持宮扇衛之，逡巡入月而沒。仙邪非邪？不可得而知矣。

趙恭毅公申喬為浙江巡撫時，因錢唐江岸日圯，請易土為石，貫以鐵。事聞於朝，報可。將施工，齋戒三日，率僚屬赴江乾，為文以祭。忽風狂，潮大至，浪搏人若弩激矢，觀者奔辟，公朝服屹立不少動。距祭所百丈餘，潮遽止。公跪禱，願假數旬以畢事。嗣是潮不至者七旬，而工竣。誠之所格如此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，聖祖東巡，周公後裔七十三代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上疏吁恩。奉旨交禮部議，部臣議駁奏上：「奉旨：周公承接道統，繼往開來，功德昭著。其裔孫應給職銜，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。會議得周公後裔應授官職、撥給祀田、修葺廟宇，行文該撫查明。以沛然世襲五經博士，如孔顏會孟仲氏例。」先是，沛然上疏行在，上問：「周公姬姓，爾疏稱東野何故？」沛然對曰：「昔魯公伯禽季子魚，賜東野田一成，因以為氏。」上曰：「周公廟何在？」對曰：「在曲阜城東北二里。」上悅，隨御制祭文，命恭親王致祭，禮部尚書

介山、御前侍衛觀保、鴻臚寺卿穆成格、閩興邦、太常寺寺丞

張量馨、山東提學副使唐賡堯陪祭。此東野氏世襲博士之始。

總河梅麓朱公之錫有《遣婢帖》，見《池北偶談》。其略云：此女原無大過，只是娃子氣，好言教導，不甚知省。誠恐聲色相加，流入婢子一類，所以量給衣飾，還其父母。初時原是待年，五六日後便有遣歸之意。故自後並無半語諧謔，猶然處子也。可將此段緣由，向其父母中媒昌言之。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婿。云云。真盛德事也，相傳朱公今為河神，宜哉。

於清端公成龍用兵如神，尤善治盜。官兩江總督時，江寧有巨盜曰魚殼，兇悍莫敢近。公蒞任時，單車入署，一切供張俱屏不受。屬吏不知所出，或從容向公言之，請以一餐為公壽。

公曰：「以飲食壽我，不如以魚殼壽我。」屬吏喻公意，乃以千金募名捕雷翠亭往。雷偵知魚殼方會群盜飲，佯為乞者伺左右。魚殼望見疑之，以刀貴肉餉雷，雷仰而吞，神色不動。魚殼矍然曰：「好男子，非丐也，為於青天來禽我耳。」遂俯首就縛，雷擁之赴獄。是夕，公秉燭治官書，檠上有物墮。燭之，一男子持匕首，叱問何人，則魚殼也。雲本欲乘間刺公，如有物擊而墮地。公，神人也。公部有司執付市曹。自是境內肅然。